



明名德

碧落

刚日读史，柔日读经。雪日是何日？先来雪粒，簌簌飒飒，是撒盐，是刚。后来雪花，悠悠游游，是飘絮，是柔。

雪日读易。刚柔相济。恰读到第三十一，咸卦。都知道咸亨酒店，名即从《易》来：人人亨通。生意兴隆。

咸。亨。利贞。取女吉。

上经三十卦明天道，下经三十四卦明人道。何为人道？咸即感，咸卦，说的是夫妇感应之道。当然另有人说，这一卦是讲气功修炼的意守部位及程序。更有人说，这一卦是讲人际交往，真心感应，虚怀宽容，一派和谐。都对。都好。

我给自己取了个新别号——为道日损，故曰“损损”，但字面不好看，改为“笋笋”。霎时儿萌，霎时儿趣，霎时儿疯。以前取过别号“粥粥”。好玩儿的别号取过不少，随取随忘。

生了孩子取名字，也是极好玩的事。曾在纸上划拉过一大片，记得有“经纬”“扶摇”之类。自己想起也是笑。当然一个也不敷用。长辈还是找人算笔画，取了个似是而非的名。不争不争。家和万事兴。

小时候很希望自己姓的是“姜”呀“苏”呀“柳”呀什么的，看人家，自带三分诗意。万一姓张王李赵那就俗。有个同学叫“米如珠”，我艳羡多年。袁了凡先生祖上浙江嘉善陶庄镇，古名柳溪——令人想起太原亦曾有柳溪盛景——南宋时有陶姓望族由姑苏迁来，大兴土木，渐成庄园，便名陶庄。要是他家姓王，就成了王庄，该多扫兴。

水伊说她有个布朗族名字叫“尔景”。她去了西双版纳，我说“尔入景，为尔景”。这名字让我想起我迷惑了30年的另一个名字：尔舍。这是张贤亮小说《绿化树》中女主人公为女儿取的名。我一直想不通。也许它出自青海花儿：“尔舍儿的草帽子绿啊飘带，你麻溜儿溜、溜儿山上，恐怕你那个南山上雨来……”

喜欢各处民歌。一样的歌子，甘肃宁夏青海叫花儿，陕北叫信天游，内蒙古叫爬山调，听这不一样的名儿，就看见了不一样的景儿：开满花的大草莽，苍茫的黄土坡，辽阔的高原。

历代王朝改年号是大事。哪个文明能像我们这样记录——不是冷冰冰的公元几几年，而是鲜活又丰厚的祈愿。没事去读读中国历史年号表，往往有意外之得。

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记叙了自轩辕帝至唐会昌年间的372位画家，我光是看那三百七十二个姓名就看呆了，实在美不胜收，余香满口。就列了个单子：“史皇。封膜。敬君。烈裔。陈敞。萧放。刘白。刘乌。王熊。王象。丁远。丁宽。宋僧辨。陈善见。王奴。王宰。柳俭。张藏。刘契丹。周乌孙。曹不兴。殷不害。刘杀鬼。李平钧。段去感。冯提伽。卢楞伽。郑法轮。窈弘果。毛婆罗。韦无踪。朱抱一。潘细衣。戴重席……”一串姓名已是一部政治文化宗教艺术史。

比起山野里的散生树，寺庙的树似乎因其生长地优越的缘故，不只生命更长久，也更坚挺，更俊朗茂盛，其使命也更神圣些。

诸龙山庙院有一棵树，不松不柏，多年来无人可识，因庙外有零星漆树，有人便说它是漆树。因它的花跟梧桐有几分似，又有人肯定是梧桐。小庙兴兴衰衰几百年，翻新无数回，唯有这棵树春夏秋冬年年未变，人们又叫它神树。既是神树，便要施布神的功能。早年我曾在这里住过一段，那是冬天。它光秃秃的，枝干丛立，倔强而落寞，仿佛孤绝的人，不被人理睬，心里渐渐从悲哀、气愤，到后来的无奈、平和、接受，枝条树干上布满说不完的沧桑。雪后，满山洁白，野鸡惊叫着穿过树林，树下便又下起一场雪来。唯有这棵树，片雪全无。难道是风提前刮掉了它身上的雪，后来想，或许它的树体，原本就不染尘埃。

到炎夏，庭院极其清凉，树上枝叶葳蕤，花团簇簇，树下遍地落花，几百只蝴蝶盘桓树体，看得你眼花缭乱，根本分不清蝴蝶和花朵，它们都在飞舞，恍惚又一动不动。后来，有专家鉴定，树为楸，是孟县稀有的树木。猜测是早年里，外地人携种至此栽植。又猜，或者是浩荡春风的功劳？

水神山林区有古树群，多山榆、栎树、黄栌、黑檀树之类，这些树种，在其他地区极其少见。林区里长势最好的，当属烈女祠内的松柏，被赋予名号的古树，立地条件要差一点，白石缝瘠土间挤出来的树，树体弯曲不直，几百年艰难挣扎过的痕迹历历在目。但它们是长在被人敬畏和供奉的神前之物，所以亦有人精心照料，虽经风吹雨打，到底也是巍峨肃穆。愈发立于高处，便有了睥睨万物的神情。

以前山门前也有一棵松，长势却不甚好，树体歪斜，枝条艰难，但也有百余年了。有一回下山晚了，半空挂了一轮鹅蛋似的圆月，刚好挂在老松的顶端，一时觉得面前就是一个大大的钟摆，而那松，倒当了摇钟的神。后来，新建报国寺，这株树被圈到寺内，从此它可获取一些优待，心下舒坦许多。

也有死而复生的树，比如，永清寺的柏，仿佛一个禅定的僧人，竟然闭关整整50年。50年间，被火烧，水淹，雪浸霜侵，种种困厄，不过待着云开日出，春暖花开。而带它重生的，竟是一个远道的僧人。

科学证明，树世界是有语言存在的。树木与树木之间，会不时交流，它们的世界，也有爱、无私、公正，它们具有独特的感知，也拥有情感和记忆力。这是多么值得人庆幸的事啊。就像人类可以听懂鸟语一样，不久的将来，我们或许可以听懂树的语言。也或许，有些人已提前谙悉天机，掌握了树世界的秘密，与它们交流，并获取了绝对信任。

想来，那位僧人就有这样的奇异能力，他跟死去的古木之间，或许有过一次或数次交心割肺的沟通，像两个久别的老友，没有酒杯和茶盏，只有天地日月的见证，最终，它答应他重发新枝，重新呼吸，重现人世，而他，给了它一世平安的许诺。

欧美电影里，有关于树人的描述，它们无一例外，都是刚直而是非分明的，令人信赖、依附，同时也可安抚人类的恐惧之心。仿佛，人类最终的朋友，只有棵棵散落在大地之上的树木。

恭敬别人就是庄严自己。佛渡得有缘人，也渡得有缘树。小禅说，到了中年以后发觉自己越活越像一棵松树，老练、从容、淡定、不惊。想想，我可能此生修不到这样的福分，只能跟恩熙一样，许个下辈子变成一棵树的愿了，只是，要变成寺院里的一棵树，干净，倔强，孤独，坚贞。像一朵微笑，一句禅语。

聂尔老师号召大家把日记都写起来。毛姆也建议过，著名作家固然写得有特色，但真实性还应该多看看平庸平凡记载者的。

但乏善可陈的日子有什么可记？节后的一个傍晚，我呆立在天桥上，南侧楼外升降电梯里是两个孤胆吃客在登顶楼食堂；西侧一轮夕阳，像是管不了孩子的家长，进退维谷地愣在半空；桥下是等红灯的公交车、电动车——归人把时间凝滞在这十几秒里。

想起葛水平小说《花开富贵》的一节。村民梁永胜年终赶着四头大肥猪到镇上给镇长送年终会餐的食材，为了加秤，出发前还猛力喂了猪食。结果，换了新镇长，正好又在招待客人。猪憋不住开始“卸货”，一堆臭烘烘的“黄白之物”对梁永胜来说都是飞走的钱。于是，“四周晒暖阳的人们调集了全部兴致看梁永胜和他的四头猪”，这是村民心知肚明的幸灾乐祸，也是他们打发乏味时间的方式。

“太冷清，日复一日地看鸡栖于埘，牛羊走过，时光淡去，若是能有个热闹点亮一下眼前，是否，这样的一生，也就不会漫长得这么枯燥？”这不仅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心声，也是日日攀爬的普通打工族心声。

有朋友问身为普通打工族的我，是如何保持对世界的好奇。我只不过是在攀爬高度受限时，积极拓展攀爬广度呀。这种方式确实对丰富个人生活、思维、能力有用。于是，我就像个彩色玻璃球滑过大家视线，没什么重量，但至少美过一刹那。而自己的角色有时就是牵猪行走的梁永胜，被人注目，有时就是晒太阳的闲人，注目别人。些微的快乐隐藏在这些角色扮演细节里。

《花开富贵》的女主角红梅对旧爱挣扎过，但最终放弃了这个已经蜕变成一身官僚作风的旧爱。她把自己经营的饭店换回了旧对联：一沟风月留憨饮，二里山河尽春歌。在俗世里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大家心里都有过这样的行为准则吧，只是有人走着走着就厘不清界限了。红梅厘清了。她能为了旧爱游走于觥筹交错中，但心里还残存有少年的纯真和感性，还是理想主义者范畴。她没有臣服于壮年的“权衡利弊”，没有成为旧爱的助纣为虐者。

有什么样的现实，就会映射出什么样的乌托邦。这种坚守确实有，但对读者来说情节不够猎奇，像是故事高潮时突然有思想品德老师开始授课。虽然是人间正道，却难免令人怅然。也许乌托邦就是这样乏味，只有毁灭性的结局才令人有快感，就像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中的儿媳投江自尽，老姬恸哭于江边。

“少年曾热肠，今日尚有灯。”聂尔老师有一句这样的小诗。生活中有灯永亮，小说中微火阑珊，是写作者，反之是读者。到底要不要毁灭性结局，快感重要还是微火阑珊重要？于现实来说，我们希望能微火阑珊，永不绝望。

卫刘芳

花开富贵与微火阑珊